



“单吉”“双吉”

婆婆花



在闽南,花事从不曾停歇。当蟳埔女的“簪花围”火遍大江南北,另一种同样饱含深情花朵,也被泉州人当作“浪漫”戴在头上。每逢喜庆场合,阿嬷们便会从木匣中取出珍藏的“春仔花”,郑重地别在发间。那一抹红色,不仅是对美的追求,更是对美好生活的祈愿。

春仔花

缠绕在发间的闽南浪漫



柯昌云老师现场帮小朋友梳头插上“缠花”



制作“春仔花”需运用剪、捻、缠、捏、绕、折、掐、掰等一系列手法。



小鹿造型



小龟造型

闽南缠花牢牢锁定“龟”与“鹿”两种吉祥元素——龟象征长寿,鹿谐音“禄”,寓意财富,二者组合成“龟鹿双福”的经典图景。

溯源中原 千年簪花礼的南国新生

缠花,一种通过手工制作的民间工艺,用丝线在纸片和金属丝骨架上紧密缠绕,做出鸟、兽、虫、鱼、果等形态。国内缠花有多个流派,包括闽南地区的“春仔花”(也被称作“闽南缠花”或“吉花”)、湖北英山缠花、客家缠花(汀州客家缠花和台湾客家缠花)。

“春仔花”源自中原汉文化的簪花礼俗。唐朝时,妇女已有头戴鲜花的风气,至宋朝则更加盛行,材质和样式也愈发多样。当时男子簪花亦十分寻常,《水浒传》里,燕青出场时的形象便是“腰间斜插名人扇,鬓畔常簪四季花”。彼时人们头上的花饰分“生花”(鲜花)与“像生花”(仿制花)两类,“生花”虽然娇艳芬芳,却转瞬即逝,宋人便创制出以罗帛、绢布为材料的

“像生花”,常见的有罗帛花、栾枝、绢花、滴粉镂金花等。

“缠花”一词最早见于北宋诗人宋祁的《春帖子词·皇后阁十首》:“暖碧浮天面,迟红上日华。宝幡双帖燕,彩树对缠花。”多数研究者据此认为,缠花起源于北宋时期。

我国历史中,因北方战乱发生过三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,中原部分衣冠士族南迁至闽南,也将簪花习俗带到这片土地上。然而闽南气候湿热,鲜花难以长久保存,心灵手巧的女子便就地取材,研发出了可长久保存的“缠花”工艺。据泉州市工艺美术大师柯昌云介绍,早期的“缠花”材质与现在差别很大,“以前古代匠人是用竹篾扎出花朵骨架,后来逐渐演变为铁丝,现在则用不易生锈的铜丝;丝线古

代多为蚕丝,现代有绣花线、丝绒线、人造丝等多种选择;古代匠人甚至将蚕茧剪成细条,让蚕丝天然的珠光在头上闪烁。”

相传明嘉靖年间,祖籍厦门的刑部右侍郎洪朝选返乡祭祖,发现祭品上插着的“春仔花”造型独特,色泽艳丽,便命家眷学着扎制。这份来自官宦之家的认可,让中原礼俗“缠花”落地为闽南本土技艺“春仔花”,并迅速流传开来。

至明清时期,“春仔花”已成为闽南妇女头饰及祭祀用品的核心元素,融入婚丧嫁娶、节庆祈福等民俗活动,与“带路鸡”“衣食盘”等共同构成闽南婚俗文化链。20世纪后,因现代礼俗简化,“春仔花”使用场景大幅缩减,主要保留于老年妇女的民俗活动中。

吉兆盈头 人生四季的美好期盼

在婚嫁喜庆场合,传统闽南妇女的头上都会戴着一朵三厘米见方的“红花”,这朵用铜线和红丝缠绕捏折而成的头饰便是“春仔花”。“春”取闽南语“刺”的谐音,寓意家有余庆。其表现形式有发簪、供花、胸花、吊坠、灯饰及童帽缀饰等。

经过几百年传承,闽南缠花形成了婆婆花、新娘花、普通花、孩童花及丧事花等十多种款式,在不同场合供不同身份的人使用。最基础的款式是成对佩戴的“双吉”,也叫“扎对”,适用于大多数喜庆场合,取好事成双之意。

婚嫁场合花样最为丰富:新娘子

戴“新娘花”,单鹿单龟,分别代表男女双方;婆婆戴“婆婆花”,花顶有两个相对的“小嘴巴”,寓意婆媳“同口同心”,齐心持家;辈分最高的女性戴“祖母花”,上下各一对鹿,首尾相衔,中间的石榴象征多子多福,小叶代表“开枝散叶”,最为隆重;孩子满月、周岁有“孩童花”;长辈做寿时,晚辈会敬献特制的“寿花”;丧事场合有专门的“答礼花”,而单朵的“单吉”则用于守孝三年期满的“脱孝”仪式,接亲戚朋友来吃饭时佩戴。

缠花的图案体系有鲜明的地域特色。闽南缠花牢牢锁定“龟”与“鹿”两种吉祥元素——龟象征长寿,

鹿谐音“禄”,寓意财富,二者组合成“龟鹿双福”的经典图景,这在其他地区极为罕见。闽南缠花还有一个区别于其他流派的重要特点:成双成对,“扎花的老人叫‘扎对’的老人”。

柯昌云还根据闽南民间推崇的“状元文化”,创作了融入“鲤鱼跃龙门”“状元及第”等元素的作品。“我走访了很多老人,问他们心里的愿望是什么,创作出我的作品。”她说,“从下往上看,先是‘龟鹿双福’,然后是蝙蝠和石榴代表多子多福,再往上是蝴蝶代表爱情、幸福美满,最上面是鲤鱼跃龙门、金榜题名——这就是闽南人心里对不同年龄段的期盼。”



安怡缠花作品《芙蓉描金挖耳簪》

挖耳簪

指尖乾坤 “铜骨纸肉”间的缠丝绝艺

“春仔花”的工艺特点,是以铜丝为骨、纸片为肉、丝线为皮,三者结合,将绘画构图、剪纸造型、刺绣铺色及雕塑空间结构等传统工艺有机融合。制作“春仔花”的材料和工具并不复杂:绣花线、铜丝、硬纸片、金箔纸、小木棍,工具主要是剪刀和老虎钳。但要将这些朴素材料制成一朵鲜活的花,需运用剪、捻、缠、捏、绕、折、掐、掰等一系列手法。

柯昌云将“春仔花”制作流程归纳为五步:第一步“捻丝”,将丝

线包覆于铜丝一端,让丝线缠裹在铜丝上;第二步“掐丝”,将裹好丝线的铜丝弯折,折出花瓣或鸟兽的骨架;第三步“缠丝”,将纸片剪成不同的基础形状,一般是唇状、新月状、纺锤形等,由右向左缠满,不同手法呈现不一样的线条感;第四步“加金”,将金银锡箔纸条置于纸片上,以丝线缠包;第五步“组合”,将完成的花瓣、叶片等物件绑扎成构想中的作品,最后安装夹子或陶针底座。

五步之中,最考验功力的就是一个“缠”字。柯昌云说:“把线缠得平滑光亮,不留一丝线痕,有些人要练很久。最难的地方在收尾部分,丝线稍微松散,一抠就掉,好的作品要做到丝线排列均匀紧密。”同一张纸模,同一卷丝线,不同的人做出来神韵截然不同。制作时长也与器型大小和工艺难度密切相关,一朵简单的“单吉”约需一小时,较复杂的作品则要耗费八小时以上。

花开两岸 一缕丝线牵起的同源记忆

缠花并非闽南独有。据柯昌云介绍,国内缠花流派各有特点:湖北英山缠花具有小(体积小巧)、巧(构思精巧)、精(工艺精湛)、活(形式灵活)的特点,兼具装饰性与民俗功能;客家缠花图案包括牡丹、石榴、桃子等花卉造型,如意、八卦等纹样以红色为基调,图必有意,意必吉祥。

漳州台胞安怡长期关注两岸同源记忆。她告诉记者,她最初接触缠花是在三年前湖北省台联举办的冬令营中,当时活动方提供了湖北英山缠花的红梅材料体验包,尝试后她觉得很有意思,后来自己买了很多材料包开始摸索,一边看抖音、B站、小红书上的教程视频,一边尝试自己的颜色

和款式。后来在厦门文博会上,她见到台湾客家老师傅制作的缠花,与闽南“春仔花”在材料、工艺上高度一致,均以石榴、鹿、龟为主要表现形式。

究其渊源,明清时期闽南将“春仔花”销往台湾地区,还远销马来西亚、菲律宾、印尼等国。许多闽南人随船徙居这些国家和地区,于是制作“春仔花”的习俗就像蒲公英那样飘散到这些地区,世代传承,相沿成俗。后来,“春仔花”成为侨乡泉州联系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的情感载体之一。

“春仔花”的名称曾记载于《台南市志》(“头饰物则有顶股针、金匙仔针、春仔花、菊仔花、绣线花、绸春花……”)与《台北市志》(“造花系

用红绸或绣线织制,称春仔花、绣线花、绸春花等”),属于地区性的民间工艺。柯昌云艺术的脉络印证了这段历史:清末,晋江安海人江月娇随家人渡海赴台,在台湾以制作“春仔花”销往台湾地区,民国时期又辗转回到安海定居,“她制作了好多‘春仔花’送人,在当地家喻户晓”,柯昌云后来找到江月娇的儿媳杨琴月学艺,将散落民间的技艺逐一收集复原。

人去人来,花开两岸,这朵花的模样就是两岸共同的乡愁。从簪花礼俗到婚嫁嫁娶的标尺,那一缠一绕之间,缠绕的不仅是丝线,更是剪不断的闽南文脉,是两岸共有的中原记忆与海洋乡愁。



柯昌云缠花作品《山花锦绣》获得“中艺杯”创新设计作品大赛金奖 (柯昌云供图)

融媒体记者 邱丰 王柏峰 文图